

費兒巴赫

恩格斯著
曹真譯

文源出版社發行



库存书

恩格斯著
曹真譯

費
兒
巴



文
源
出
版
社

費兒巴赫

作者 恩 格 斯

譯者 曹 真

出版者 文 源 出 社

發行人 葉 澄

發行所 文 源 出 版 社

上海復興中路一二五七號
電話 七 八 四 三 二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我眼前放着一本書（註一），拉着我們後退到一個時代去，這個時代就過去的時間算來，距離我們不過像一代人那樣久，但在德國現在的一輩人看來，似乎已經相隔一個世紀了。這是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準備時代，而自那時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祇是繼續一八四八年的事業，祇是履行革命的遺囑。

十九世紀的哲學革命引起了德國的政治革命，亦如十八世紀的哲學革命引起了法國的政治革命一樣。但這二件事情是何等的不相像！法國人以公開的戰爭反對整個的官家的學問，起初反對教會；時常也反對國家；他們的書在國外——荷蘭或英國——印刷；

（註一）費兒巴赫，哲學博士達克著，一八八五年司徒嘉德（Stuttgart）印克書局（Ferd. Encke）出版。

新時代雜誌編輯部要求我批評士達克這一本書，我認為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來概括的敘述德國由黑格見到馬克思這一段思想上的進化，在這段進化中，費兒巴赫是一個中間環。（恩格斯註）

他們自身時常被迫得走進巴士的 (Bastille) 監獄去。德國人則恰好相反，他們是一些教授，一些受國家任命的青年指導者！他們的出版物是一些公認的教科書；而集大成的哲學體系——黑格兒體系，差不多抬高至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的地位。難道革命就隱藏在這些教授這些迂腐艱澀的文字與笨重難懂的辭句背後嗎？難道那時代表革命的人——自由派——不正是公開反對這一種使人頭腦紛亂的哲學嗎？當時政府派和自由派所看不出來的，至少在一八三三年已被一個人看出來了；這個人就是海涅。

試舉一個例來看。從來沒有一種哲學上的理論，能夠取得褊狹的政府恩寵并惹起同樣褊狹的自由派憤怒，像黑格兒這一有名的命題那樣，即說：凡是實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實在的！難道這不是明顯的尊崇現存事物與辯護政治現狀，哲學上承認專制制度，承認警察國家，承認根據國王蓋章的信即可定罪的司法，承認出版檢查嗎？事實上，威廉第三及其臣民就是這種見解。但在黑格兒眼中看來，一件事物，不是僅僅因為牠存在，就算是實在的。必須牠同時又是必需的，然後才說得上牠是實在的。『在其發展過程中，實在表現成爲必需』，因此并非政府的任何一種設施——黑格兒自己就舉出『某種捐稅制度』爲例——都經黑格兒毫無疑義的認爲實在。但凡是必需的都有其

存在的理由，因此最後分析起來，就都是合理的。黑格兒這個理論，應用在當時的普魯士國家，祇是表示：這個國家，當牠是必需的時候，是合理的，是有其存在理由的；但如果我們看見這個國家是不好的，牠縱然卑劣，也仍存在下去的，那麼政府的卑劣是因為臣民的卑劣，是可以拿臣民的卑劣來解釋的。當時的普魯士人就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

我們須注意，黑格兒所指的實在，絕不是任何時地都可加於某種政治或社會事態之一種屬性。絕不是如此。羅馬共和制是『實在的』；但代之而興的羅馬帝制也是同等實在的。一七八九年時法國的君主專制已經如此的不實在，即如此的不必需和不合理，以致應被大革命所摧毀——黑格兒時常以極熱誠態度談論法蘭西大革命。因此，在當時環境中，君主專制不是實在的而革命是實在的。這樣，在發展過程中，凡屬從前是實在的，就失去了實在性，失去了必需性，失去了合理性，失去其存在的權利；新的和活的實在就代替了趨於死滅的實在，——這樣的新陳代謝是和平的，如果趨於死滅者不加抗拒的就消滅了；是暴烈的，如果趨於死滅者還要戀棧不去，反抗這個必然性。因此，黑格兒的理論，按照黑格兒的辯證法，就變成了相反的意義：在人類歷史上，凡是實在

的，遲早總要變成不合理的，而且開始就含有不合理性；反之，凡在人類頭腦中所認為合理的，都註定要變成實在的，不管其與現存的表面上實在的事物怎樣衝突。『凡是實在的都是合理的』，這一理論，按照黑格兒方法的一切規則，就變成另一種理論：『凡是現有的，都要毀滅。』

黑格兒哲學之真正偉大處及其革命性，就在於牠一下確定打破了那以為人的思想和行為之一切結果能固定存在的一種成見。照黑格兒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并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一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祇要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隱藏在認識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一天比一天高的智識階段，却永遠不會因為發現一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知識方面是如此，在一切知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一樣，不會完成於一種所謂人類理想的完全的境界；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祇在想像中能夠存在。相反的，歷史中一切相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由低而高的進化之無窮的進程中一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牠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

此都是正當合法的。但是從牠自己內部又慢慢發展起來了新的和更高的條件，使牠又變成了陳腐并失去其存在的理由；牠必須讓位給另一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一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一切現有的和一向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一切關於絕對的和最後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一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

這種哲學一點不承認有所謂一成不變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牠在一切事物中都發現出可毀滅性的一方面；在牠面前，任何一件事物都沒有永久存在之餘地，除非是成立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進到較完美的不斷的上昇運動。這種哲學本身如果不是人類頭腦中這種過程和這種運動的反映，又是甚麼？

這種哲學固然也有其保守的一方面；牠承認認識或社會關係的某幾個階段，在那時間和那地方，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祇在那時間和那地方為止。這種哲學的保守方面是相對的，牠的革命性是絕對的；牠所容許的唯一絕對。

這裏，我們不來考察這種觀點是否各方面都符合於自然科學的現在狀態，——現在的自然科學以或然態度預言地球的末日并以完全肯定態度預言地球上人類及生物的絕

滅，因此也認定人類歷史將有上昇的和低降的三大階段。無論如何，我們距離人類歷史由上昇轉入低降的轉灣點還是很遠的，人們不能責備黑格兒哲學，說牠不去研究一個當時自然科學尚未提出的問題。

但我們須聲明一點，即上面所敘說的那種見解，在黑格兒哲學中，并未像我們這樣明確的說出來。那種見解是黑格兒的方法之必然的結論，但黑格兒自己從未曾這樣確切的求得這個結論出來。這簡單的因為他忙着要創造一個哲學體系，又因為習慣上，每個哲學體系都要歸結於某種絕對真理。所以，他一方面肯定說（尤其在它的邏輯中），這個絕對真理不是別的，祇是邏輯的過程，祇是歷史過程本身；但他方面，他又迫得要停止這個過程，因為他最後必須完成他的體系。在邏輯中，他能夠將這一過程的終點看成另一過程的始點，因為在那裏，這個終點，『絕對觀念』——這個觀念祇在他對牠絕對無話可說的時候才是絕對的——要把自己「變異」（轉變）成為自然，隨後又成為精神，即成為人類的歷史和思想，即重新回到自己。但穿過『邏輯』『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個階段以達到整個哲學最後一點以後，於是祇有一種辦法能夠這樣的回復到其出發點去：即認為人類一經認識這個絕對觀念，歷史就停止了，而黑格兒哲學已經認識這

個絕對觀念。於是黑格兒體系的獨斷論的內容就被宣告爲絕對真理——這與他的打破一切獨斷論的辯證的方法顯然相矛盾的——而他的哲學的革命方面就窒息在保守方面的沉重壓迫以下。在哲學認識上這樣，在歷史實際上也是這樣。人類以黑格兒爲代表已經認識了絕對觀念，那就應該已經進步到可以實現這個絕對觀念於實際上。這樣，絕對觀念就不應當對當時人提出過高的政治要求。所以，我們在法律哲學末章看見：絕對觀念將要實現爲君主立憲，即威廉第三時常殷勤而空泛的允許他的臣民之一種政體，亦即是適應當時德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條件之一種有產階級溫和的和間接的統治。此外，黑格兒又從理論上證明貴族政治的必要。

因此哲學體系之內在的需要，就夠說明：爲甚麼非常革命的一種思想方法倒反得到最溫和的政治結論。這種結論的特殊形式是怎樣來的呢？實在說，乃是因爲黑格兒是德國人，他與他的同時人哥德（Goethe）一樣，未能脫盡俗人的性質。哥德和黑格兒在他們自己的圈子中，每個人都是奧林比山的朱比德，但兩個人中無論那一個都未曾完全脫淨德國俗人的原形。

雖然如此，但黑格兒的體系所包括的範圍之廣大，終歸不是過去一切哲學體系所能

企及；這範圍內所含蓄的思想之豐富，到現在還能夠使人吃驚。精神的現象學（這可稱爲精神胚胎學，又可稱爲精神化石學，研究個人意識經過各種複雜階段的進化，拿這種進化看做是歷史上人類意識所經過階段之縮小的再現），邏輯，自然哲學，精神哲學；精神哲學中又分爲幾次要的歷史形式來研究：歷史哲學，法律哲學，宗教哲學，哲學史，美學等，——在每一種歷史範圍內，黑格兒都努力尋求并指出貫穿其中的發展的線索。他不僅有創造的天才，而且有淵博貫通的學識，無論他在何處出現，他都開一新紀元。自然，他既然要創造哲學體系，就時常弄出些勉強的理論結構，——關於這點，他的敵人，那些低能兒，曾經鬧着反對，現在也仍在反對。但這些結構，可以說祇是他要建築的宮殿的圍牆；只要不虛費光陰停留在這圍牆之外，而很快的鑽進偉大的建築物裏面去，人們就可在那裏發現無數的寶藏，到今天一點也沒有失却其價值。對一切哲學家說，最變動不盡的正是哲學體系，這是因爲體系，乃由人類精神的不變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中產生出來的。一切矛盾一經排除了，我們就得到所謂絕對真理，那時人類歷史就閉幕了，可是人類歷史雖然說是從此無事可做，却仍要繼續下去。這樣又得到一個新的不能解決的矛盾。要哲學解決一切矛盾，就等於要求一個單獨的哲學家

來完成那祇有整個人類在其漸進的發展中才能夠完成的任務，——我們一經瞭解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感謝黑格兒，因為有了他，我們才能瞭解），於是舊的意義之下的哲學這門學問就到了末日。於是人們就拋棄了『絕對真理』，因為那是無論何人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找到的，——而專門去尋求相對真理，那是我們依靠實證科學和辯證法，大家都可以找到的，——辯證法的作用就在建立這些科學間的相互連繫和相互影響，依照其自然次序將這些科學分門別類，并綜合這些科學所得的結果。哲學到黑格兒就達到了終點，一方面因為黑格兒的哲學體系本來就是以前整個哲學發展的大成，他方面因為他無意中指示我們一條道路，使我們得以逃出這個體系的迷宮而達到對於世界的真實的和實證的認識。

人們容易看見，在飽含哲學空氣的德國，黑格兒的哲學體系發生了巨大的影響。當好幾十年中，這個體系步步的勝利，黑格兒之死也還不會妨害這個勝利。恰好相反，尤其是從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黑格兒主義更成為惟我獨尊的，甚至多少影響到反對方面的人；正當這個時代，黑格兒的觀點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傳播到一切科學上去，并影響到通俗文學和那為普通資產者思想所取材的日報上去。但這各方面的勝利，不過是內

部鬭爭的序幕。

我們看見，黑格兒學說的總體使各種不同的實際觀點有自由發展可能；而在那時德國理論界中，有實際意義的問題首先是宗教和政治。凡偏重於黑格兒「哲學體系」的人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容易傾向於保守；凡偏重於辯證法方法的人，則能夠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與前一種人極端相反。黑格兒自己雖然時常發出許多革命的議論，却似乎傾向於保守方面；他的體系比他的方法更多『耗費他的心血』。在三十年代的末尾，黑格兒學派中逐漸起了分化。左派——少年黑格兒派——在其與正統的虔誠派教徒和封建的反動派鬥爭中，逐漸捨棄了這種使他們受政府寬恕甚至保護的對於當前迫切問題的哲學的傲慢態度。到了二八四〇年正統的虔誠教和封建及專制的反動，跟着威廉第四同時登極時候，人們迫得都須公開的表示態度。人們固然還拿哲學爲武器來爭鬥，但已經不是爲抽象哲學的目的，而是直接的毀壞傳統的宗教和現存的國家。在德國年報中，最後的實際目的縱然仍帶着哲學的面具，但少年黑格兒派在一八四二年的萊茵新聞就公開表現出他們是代表正在抬頭的激進派資產階級的思想，其所以仍帶着哲學的小面具，不過爲遮掩出版檢查者的耳目而已。

當時政治既然是一件危險物，於是主要的攻擊就朝向宗教；這種鬭爭其實是一種間接的政治鬭爭，尤其在一八四〇年以後。第一次推動是由於施特勞斯所著一八三五年出版的耶穌傳。這部書所敘述的福音神話構成論，隨後被鮑爾所駁倒了，鮑爾證明福音書所記載故事，有許多完全是福音書著者自己所杜撰的。這種爭論，假託為哲學的爭論，於是，變成爲『自我意識』反對『實體』的鬭爭。於是聖跡的故事究竟在教會內部相傳的和自發的神話形成出來的呢，還是福音著者杜撰的呢？——這個問題就擴展成爲另一問題：即在世界歷史中最大原動力究竟是『實體』呢還是『自我意識』？最後斯丁納（Stinner）——現代無政府主義的祖師——出現了。斯丁納——巴枯寧剽竊了他的許多部分——超出至尊的『自我意識』而宣布他的至尊的『唯一的我』。

這裏我們不來詳細研究黑格兒學派解體過程的這一方面。但重要的就是：最堅決的少年黑格兒派中大多數人，爲反對當時宗教鬭爭的實際需要，不得不走向英法的唯物論去。他們於是就與他們學派的體系發生衝突。唯物論認爲自然界是唯一的實在，而在黑格兒體系中，自然界不過是絕對觀念的『變形』，也可以說是觀念的退化。無論如何，思想和思想產物的觀念，在黑格兒體系中是根本的事物；自然界是從觀念推演出來的事

物，只因觀念墮落，以所才能存在。少年黑格兒派中的人們就在這個矛盾中迷失了。

當時就出現了費兒巴赫(Feu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質(Essence du Christianisme)。這部書一下將矛盾打破，無條件的重新舉起唯物論的旗幟。自然界是不依賴任何哲學而自己存在的；我們是自然界的產物，自然界就是我們所由長成的地基，自然界和人類以外絕無一點別的事物，由我們的宗教幻想所造成的超自然物不過是我們自身之幻想的反映。神祕打破了，『體系』毀壞了，矛盾除去了；矛盾其實只在幻想中存在。

必須自己感受這部書的解放力的影響，才能對於這部書有正確觀念。當時這部書受普遍的歡迎；我們都立刻成為費兒巴赫派。馬克思何等喜悅的歡迎這個新思想並受這個思想影響——縱然他曾有許多不同意的批評——至何種態度，我們可以從馬克思的神聖家族一書中看出。

基督教的本質這部書的缺點倒促進這部書的直接成功。他的優美的——有些地方甚至過於鋪張的——文筆使他得到很多的讀者，並且事實上也是黑格兒式抽象的、晦澀的著作流傳好久之後，使人嘗嘗新鮮味道。他對愛的過分的崇拜也是一樣使他增加讀者；在『純粹思想』威權已經不能使人再忍受下去的情況之下，這個愛的崇拜縱然得不

到稱讚，至少也應得到寬恕。但我們不要忘記，所謂『真正社會主義』正是依據費兒巴赫這二方面的弱點而發展起來的。『真正社會主義』自從一八四四年以來，像瘟疫一樣傳遍了德國的文化界，其學說是要拿文人的空談來代替科學的知識，拿以『愛』的方法解放人類來代替以經濟上的生產改革方法解放無產階級；總之這種學說的結果就達到那以格倫（Karl Grün）為代表的使人厭惡的文學和使人昏迷的感情。

我們還要指出一點，即黑格兒學派固然解體了，但黑格兒哲學尚未曾被人以批評的手段推翻過。施特勞斯和鮑爾二人在論戰中每人各自拿出黑格兒哲學的一方面來互相攻擊。費兒巴赫則打碎黑格兒體系，乾脆的丟棄這個體系。但凡僅祇宣布某種哲學是錯誤的，還不算是完全推翻這種哲學。尤其是規模那樣廣闊內容那樣豐富而對於德國文化發展又有那樣大影響的黑格兒哲學，更加不是單祇被人棄置就可算是推翻了。應該照黑格兒用語中的『解決』（auflösen）意義去『解決』這個哲學，這就是說以批評的手段消滅其形式，而保存其所獲的新內容。以後我們再看這件工作是怎樣完成的。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丟棄了整個哲學，正同費兒巴赫丟棄了他的黑格兒那樣乾脆。同時費兒巴赫自己也被丟棄到陰影中去了。

一切哲學尤其是近代哲學之根本大問題，就是關於思想和存在的關係問題，換一句話說，也就是關於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遠古時代，人類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組織并無法解釋夢的現象，以致不把他們의 思想和感覺當作是自己的肉體的活動，而當作是靈魂的活動，認為這個靈魂居留在人的肉體內，到人死後就會離開肉體。從那時起，人類就注意這個靈魂和周圍世界的關係。如果死後靈魂離開肉體并自己繼續單獨生活，那麼就可不必再想像靈魂會死，因此就造成靈魂不死的觀念，——靈魂不死，在一個進化階段上，絕不是一種安慰，而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希臘人甚至時常視為一種切實的不幸。靈魂不死這個可厭的觀念，并不是由於宗教安慰的需要而產生出來的；在一般思想貧乏時候，人們已經承認有靈魂存在，而拿着死後的靈魂無法擺佈，才產生這個靈魂不死的觀念。

由於同樣的過程——由於自然界的人格化——於是造成最初諸神：到宗教思想更完